

世界大案

——中国武官司法档案

张亮 著

*Notations of major cases
in the world*
—Index archives of Chinese military attachés

 世界
WORLD AFFAIRS PRESS 出版社

世界大案

——中国武官司法档案

张亮 著

*Nonfictions of major cases
in the world*
—Judicial archives of Chinese military attaché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大案：中国武官司法档案 / 张亮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012-5379-1

I. ①世… II. ①张… III. ①案例—汇编—世界 IV. ①D91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22610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张迎辉
赵 玥
陈可望

书 名

世界大案：中国武官司法档案
Shijie Daan: Zhongguo Wuguan Sifa Dangan

作 者

张 亮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投稿信箱

734660862@qq.com

电 话

010-65233525（编辑部） 010-65265923（发行） 010-85119023（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20×1020毫米 1/16 25印张

字 数

476千字

版次印次

2017年1月第一版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379-1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02年7月30日，作者
在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
举行的『八一招待会』上



▲ 2003年9月，作者就任“外国
驻沙特阿拉伯武官团团长”

目 录

Contents

1 暗杀埃及总统萨达特案	1
2 美国歌星“猫王”遗产案	37
3 绑架美国官员案	44
4 “彩虹战士”号旗舰爆炸案	51
5 暗杀巴解领导人阿布·杰哈德案	66
6 《撒旦诗篇》案	76
7 中非皇帝博卡萨食人案	99
8 暗杀肯尼亚总统案	112
9 双面间谍叛逃案	131
10 暗杀巴基斯坦哈克总统案	136
11 以色列核专家绑架案	150
12 法国“乔治”案	189
13 伦敦大劫案	197
14 开罗飞贼案	213
15 伯明翰爆炸冤案	218
16 巴林恶性凶杀案	223
17 走私核弹案	234
18 英国夜闯女王卧室案	238
19 美国劫持少女案	244

20 爱尔兰同性恋杀手案	251
21 刺杀罗马教皇案	260
22 美国纽约拐骗子女案	267
23 埃及假钞案	275
24 意大利黑手党暗杀基耶萨将军案	290
25 巴林窃贼案	300
26 巴黎恐怖分子案	306
27 埃及少年杀人敲诈案	313
28 意大利小姐特异功能案	320
29 以色列“巴比伦行动”案	338
30 中国货轮被袭案	392

1 / 暗杀埃及总统萨达特案

俯瞰寰球，长城外，轮囷萧索。凝定眼，九重天下，五洲无色。强势频频出古道，黄沙大漠硝烟过。明战起、暗战伴偷袭，风尘恶。

国家乱，经济破；宗教异，时常错。一朝夕便见，险闻新噩。前日教徒杀总统，今晨爆炸成灾祸。盼明天，海外有安宁，人民乐。

——《满江红·世界大案》

按语：20世纪80年代，非洲大国埃及出了件大事：萨达特总统在阅兵时遭到袭击，中弹身亡。

刺杀者是什么人？

他们为什么要刺杀萨达特总统——这位战争与和平的英雄？

答案是：刺杀者是一个宗教极端组织，他们认为萨达特总统背叛了伊斯兰教，仅此而已。

下面，就是这个大案的真实故事。

1981年9月23日，埃及首都开罗城外国际机场旁边的军营里，埃及炮兵第333旅的操场上一片沸腾，士兵们在军官的口令下，正在进行各种项目的操练。

上午10时15分整，炮兵军官哈利德·伊斯拉姆布利上尉来到马克拉姆·阿卜杜阿尔少校的营部。

“报告！”哈利德上尉大声喊道。

“请进！”马克拉姆少校在屋里答道。

哈利德上尉走进营部，向营长马克拉姆少校立正敬礼。他的个子不高，年仅

24岁，浓眉大眼，留个小胡子，长得很帅，是一个受姑娘们青睐的年轻军官。

马克拉姆少校挥了挥手，请哈利德上尉坐下，然后开门见山地说：“上尉兄弟，来好事了！”

“好事，什么好事？又是公差勤务吧！”哈利德上尉白了营长一眼，不满地说。

“别发牢骚！我命令你……”

哈利德上尉一听到“命令”二字，立即起身立正。

“你就欠这样，坐下吧！”马克拉姆少校笑着说。

哈利德上尉也笑了。

“听着，上尉兄弟，旅长命令我们营参加10月6日为纪念‘十月战争’在开罗举行的阅兵式。我想了想，觉得你带队比较合适。你从今天开始，就停止其他军务，专心搞阅兵操练。12辆卡车拖12门炮，连续进行行进队列训练！记住，千万别给咱们营丢脸。”

“营长，还是换别人带队吧！”哈利德上尉面有难色地说。

“为什么？”马克拉姆少校火了，他最不喜欢部下在领受任务时推脱。

“10月8日就是宰牲节了，今年我还有假，我打算过几天就回家乡马拉瓦镇，准备食品，好同家人一起过节呀！因此，我不能参加11月6日的阅兵式！”哈利德上尉小心地解释道。

马克拉姆少校摇了摇头，十分抱歉地说道：“上尉兄弟，不是我不通情达理，没办法呀！我是营长，抽不开身，你不去，咱们营就可能在阅兵式上丢脸，你是全营的尖子军官呀！”

“可是，我准备回家休息呀！在埃及这几年生活很苦，我家生活也很困难！”

“不行！不行！非你去不行！”

“可是……”

“什么可是可是的，服从命令！”马克拉姆少校有些火了。

“那么，参加阅兵队列训练的人员也没有定下来呀！”哈利德上尉显然让步了。

“一切由你去安排，去吧！”马克拉姆下了逐客令。

“好吧，听从真主安排！”哈利德上尉敬礼之后出去了。

在马克拉姆少校的眼中，哈利德上尉是该营最优秀的军官。他刚才受领任务时的不快，并未引起他的注意。因为，在他这个营里，发几句牢骚是常事。目前，物价飞涨，人民群众不满，各反对党派纷纷指责政府，连宗教人士也责骂政府。萨达特总统为首的政府采取了高压政策，指责宗教界企图暴乱，逮捕了一些著名宗教人士。社会上的不满情绪虽然也反映到军队内部来，但是，军队中大部分官兵仍然是信赖政府的。因为埃及军队在长达30年的阿以战争中共打了四次大战，

即四次中东战争。前三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只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即1973年的“十月战争”中，在萨达特总统的领导和一批高级军官的指挥下，才在战争初期横渡苏伊士运河，摧毁了以色列多年经营的著名“巴列夫防线”，重创以色列军队，打破了以色列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虽然最初的胜利仅维持了十几天，战争最后阶段是通过美国斡旋达成了埃及和以色列军队的停火协议，但是，“十月战争”是埃及军队30年来唯一初战告胜而最后亦未失败的战争，在埃及军队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因此，埃及军队绝大部分高级将领都十分崇拜萨达特总统，将他推崇为“埃及战争英雄”。虽然萨达特总统1977年访问耶路撒冷，1981年同以色列政府——埃及军队长达30年的敌手签订了和平条约，埃及一些高级将领和官兵对此并不满意，但是这却没有动摇他们对萨达特总统的信赖。目前，虽然埃及经济困难，人民不满，军队内不少中下级军官的家庭生活水平也降低了，但是，从军队整体来看，官兵们仍然在忍耐着，没有表示自己的不满情绪。因为他们感到，萨达特总统和老一辈政治领导人有能力、有办法使埃及人民逐渐过上好日子。

哈利德上尉也像营中其他军官一样，有时爱发点牢骚。不过，他不仅是一个十分虔诚的穆斯林教徒，每天做三次礼拜，一点儿也不含糊，而且他的工作也十分负责。因此，他离开营部后，马克拉姆少校只是笑了笑，丝毫未去琢磨他最后说的“听从真主安排！”这句话的含义。

他哪里会想到，他最信任的部下、他的上尉兄弟哈利德，此时正在酝酿一个大胆的惊人计划。这个计划的实施不仅震惊了整个埃及，而且震动了全世界。

虽然哈利德上尉性格内向，不少人不大了解他，但他却很了解自己。世界上有哪一个人不了解自己呢？

他早已秘密参加了穆斯林极端激进分子的一个极端组织，亲身卷入了埃及伊斯兰教运动的潮流中。

有人说，埃及的极端激进分子运动，是在1979年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执政后受其思想的影响才发展起来的，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翻开埃及的历史，伊斯兰教在埃及普及后，埃及就出现了极端激进分子。

极端激进分子的主张是：百分之百地坚持伊斯兰教的教规和教义，用伊斯兰教来指导国家和人民的一切事物，以《古兰经》作为立法、道德、行为的唯一标准。

到了20世纪，极端激进分子和组织在埃及不断发展扩大。

首先是宗教领袖加马尔·J. 阿弗加尼和穆罕默德·阿卜杜赫，他俩被看作埃及现代极端激进分子的启蒙者。

其次是巴希德·拉达和他创办的宗教报纸——《灯塔报》。

此后是20世纪40年代前后出现的穆斯林领袖巴哈桑·艾尔比纳，他在埃及创立了著名的伊斯兰组织——穆斯林兄弟会。这个组织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和推翻埃及法鲁克王朝的革命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52年埃及革命胜利后，这个组织逐渐转入地下，渐渐对政府形成了威胁，以致萨达特总统在执政期间将其列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70年代，埃及又出现了“赎罪和迁移组织”，领导人是巴萨里赫·萨里亚特和沙克瓦·穆斯塔法。它是类似“穆斯林兄弟会”的极端激进分子秘密组织，主张社会回到中世纪的伊斯兰时代，以《古兰经》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指导国家的内外政策，消除现代社会中的腐败和贫富不均。

这个组织出现于70年代。埃及社会的发展使这个组织的内部法^制更加科学化和现代化。因此它不同于埃及历史上任何极端激进分子组织。其主要特点是：组织内部极为严密。即像葡萄一样一串一串地单独存在，但根又连在一根藤上。一串葡萄被毁，不会影响到另一串。这种组织法十分灵活，一旦出事，中断关系也十分方便，只要卡断同每个基层组织领导人的联系，就可以保护整个组织的安全。

除了这个组织外，其他一些极端激进分子组织也在埃及相继建立，秘密发展。他们采取的内部组织法，也类同葡萄组织法。

各个组织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主要表现在：极端激进分子运动兴起、高涨时，一些组织的领导人便开始在清真寺等安全地方碰头，低声交谈，以协调行动。外人看上去，两人好像都在做礼拜。

据了解，每一个极端激进分子组织内，都设有埃米尔，即领导人。埃米尔直接领导议会，议会议员是各“葡萄集团”的代表。埃米尔同议会协商之后，议员便将决议带回各“葡萄集团”，付诸实施。

70年代末，每个极端激进分子组织都有一个名字，如“赎罪和迁移组织”。其下属的“葡萄集团”却没有名字，仅作为组织的基层存在。但是80年代初以来，大部分极端激进分子组织将名字改为“圣战”组织这样一个概念性的名字。至今为止，亦不清楚是所有极端激进分子组织都已统一到一个指挥机构下，还是各个极端激进分子组织之间对此有什么协议。从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圣战”组织几乎遍及整个中东地区。埃及、黎巴嫩、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等国都出现了伊斯兰“圣战”组织，对政府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哈利德上尉回到自己的房间，独自一人思索起来。前几天，他参加了“葡萄集团”的讨论会。在讨论会上，议员传达了“赎罪和迁移组织”领导人的指示：

“鉴于萨达特已背离伊斯兰教的教义，特判决萨达特死刑！”

传达的指示中，还有穆夫梯（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欧马尔·阿卜杜·拉赫

曼·阿里博士对此判决的说明：

问：不按真主训令进行统治的统治者也要放血赎罪吗？

答：是的。这样的统治者的血一定要放，因为他已经背叛，属于不信真主的行列。

……

这次讨论会是在一个清真寺内进行的，“葡萄集团”内部会议曾多次在这里举行，集团与集团之间也多次在这里碰头。

必须提到的是，“赎罪和迁移组织”当时已将清真寺划分为三类：

(1) 灾难清真寺：他们认为，这种清真寺是根据个人的目的修建的，即国王打算使其姓名永久长存或富贵家庭打算使人们永记其家庭，遂建造了清真寺，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赎罪和迁移组织”人员都避免到这类清真寺去，因为其存在依据的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甚至那些以伊斯兰著名人士姓名命名的大清真寺他们也不去。在开罗，大部分清真寺都属于灾难清真寺。

(2) 无名清真寺：即谁也不知道建造此清真寺的是什么人，为什么建造。鉴于此，“赎罪和迁移组织”认为，这种清真寺令人生疑。不过，组织内的人员却不避讳它，也经常去那里做礼拜，但是，他们却不在那里举行重要会议。

(3) 振作清真寺：这类清真寺大部分是新建的或小清真寺，一般坐落在城市的贫民区或乡村，清真寺的名字都有意义，如“光明清真寺”、“穆罕默德清真寺”、“伊斯兰教荣誉清真寺”、“伊斯兰教正途清真寺”等。“赎罪和迁移组织”人员都喜欢这类清真寺，组织的重要会议经常在这里召开。因为他们认为，这类清真寺纯洁干净。

这次讨论的形式仍然是低语讨论。

“葡萄集团”负责人传达了“赎罪和迁移组织”领导人的指示和穆夫梯的说明后，集团负责人之间开始低声讨论，集团成员则在周围旁听。当时哈利德上尉是集团成员，因此也在旁听者的队伍中。讨论的主题是处决萨达特总统的问题。集团负责人称，处决萨达特已成为“法特瓦”(伊斯兰教的宗教法令)，必须执行。执行的任务已落在一个“葡萄集团”的肩上，这个集团中的一些人是埃及武装部队的官兵。此任务之所以交给这个集团，主要是因为这个集团比其他集团更有机会接近萨达特总统，因此有可能完成任务。哈利德上尉还从其他成员处获悉，他这个“葡萄集团”中，有个成员是一位军官。不过由于集团内部纪律很严，他们都不知道这位军官的军衔和职务，以及在军队中哪个部队或部门工作。

哈利德上尉的全名叫哈利德·伊斯拉姆布利，他于1957年11月14日生于上埃及的马拉瓦城。1981年时，他的父亲艾哈迈德·舒基已年满60岁了。

艾哈迈德的一生十分坎坷。他青年时期是纳加哈马迪糖果公司行政法律部门聘用的律师。1952年结婚成家，妻子比他小五岁，名叫格德莉娅。她为他生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哈利德·伊斯拉姆布利是男孩中的老二，大哥名叫穆罕默德，1981年已年满26岁，在阿西尤特大学贸易学院学习，即将毕业。大姐名叫艾尼丝特，当时已28岁。她从阿西尤特大学贸易学院毕业后，嫁给了埃及社会事务部一位职员，婚后迁居开罗，在新埃及区居住。家里最小的孩子是妹妹萨米亚特，已从阿西尤特大学师范学院毕业，获得了学士学位，此后嫁给了阿拉伯承包公司的一位会计师。

这个家庭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六个成员中四个受过高等教育。四个孩子中，只有哈利德一人未上过大学。不过，他也是埃及军队炮兵学校的毕业生，算是中等专业水平吧。

由于知识水平较高，这个家庭被埃及知识分子那种保守的空气所笼罩。成员们在父母的教育下，十分留恋50年代的纳赛尔时期。尤其是父亲艾哈迈德，可以说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纳赛尔主义者。1957年，伊斯拉姆布利出生时，正值纳赛尔总统在埃及革命中崭露头角，并获得“苏伊士战争”胜利之际。父亲为了表示忠于纳赛尔，遂将伊斯拉姆布利的名字前面加上了哈利德。哈利德是纳赛尔一个儿子的名字。父亲给伊斯拉姆布利名字前加上哈利德，意思是不言而喻的，即伊斯拉姆布利应该成为纳赛尔总统的儿子，忠于父亲，为埃及人民贡献一生。当然，这只是父亲艾哈迈德对儿子的一种希望。

哈利德上的第一所学校是美国塔巴西里亚办的小学，此后又转到纳加哈马迪糖果公司建立的子弟中学。高中是在阿洛巴特学校上的，它也是美国塔巴西里亚一个机构资助建立的学校。

少年时期，他梦想成为一名飞行员，报考了空军学院。但是，由于竞争激烈，他在考试中败下来，只好进了军队炮兵学校。197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炮兵学校毕业，此后被分配到开罗郊外的第333炮兵旅任职。

由于军营位于开罗国际机场附近，因此，哈利德有机会于周末（星期四晚上和星期五）去位于新埃及区的大姐艾尼丝特家，在那里洗洗衣服，休息休息，星期六早晨又返回军营。哥哥穆罕默德也住在那里。他同哥哥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不料就在1981年9月，哥哥穆罕默德突然出事了。

8月底，父亲给哈利德来了一封信，在信中告诉他，他打算在住宅后面的空地上再盖一间房，希望他和穆罕默德都能够回来，帮助他盖房。

接到信后，哈利德上尉向营长请了事假，9月3日，他赶回马拉瓦城。

一进家门，只有母亲和妹妹在家。母亲和妹妹一见他，眼泪立即流了下来。他感觉到情况有些异常，赶忙问母亲发生了什么事。

母亲哭泣不止。妹妹擦了擦眼泪告诉他，昨天夜里，警察突然包围了住宅，破门而入，逮捕了刚到家不久的穆罕默德。临走时还告诉他们，不许给他送吃送喝送衣服。家里人不知警察把穆罕默德带到哪儿去了。父亲一清早就出门，托朋友去打探消息。

哈利德一听，也随着母亲哭了起来。对于警察逮捕哥哥的事，他心里比较明白，因为他经常见到哥哥。几个月前，警察接到报告，说哥哥在学院里撕毁了墙上贴的一张萨达特总统的像。此外，1979年12月，哥哥去沙特阿拉伯麦加朝觐时，恰好碰上加希曼·阿提比领导的一个宗教小组为占领麦加大清真寺而发动的武装袭击。对这次袭击，穆罕默德亲眼目睹，回来后十分激动，不仅向他讲述了这次行动的经过，而且让他看了其私自带回的阿提比写的一份题为“七大使命”的传单。因此，穆罕默德引起了警方的怀疑。对于哥哥，哈利德是十分佩服的。上大学期间，哥哥因为参加一个宗教集团的活动竟停学一年。他是一个十分虔诚的穆斯林教徒。

不过，面对哭泣的母亲和妹妹，哈利德却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说道：“任何一个残暴者都有他的末日！”

为了使母亲宽心，同时也为了使她能够去利曼塔拉赫监狱看一看穆罕默德，几天后，哈利德陪同母亲，来到开罗新埃及区的姐姐家。姐姐在家伺候母亲，他则四处奔波，托人说情，以便让母亲去监狱探望一下哥哥。但是，由于监狱有严格的规定，禁止探监，因此，他的努力失败了。

母亲住在姐姐家，哈利德不时去看望。母亲只知道他每天很忙，正在准备升衔考核。但是她却不知道，哈利德正在做复仇的准备。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对于任何虔诚的纯洁的教徒来说，最大的胜利品则是为了真主去杀人或被人杀死。”

哈利德上尉接受带队去参加阅兵式的任务后，立即开始准备人员和车辆。

次日，即9月24日，他带领本营参加阅兵的部队，来到开罗郊外的阅兵场，进行实地演练。

阅兵场上，受阅的部队不多。大部分部队由于距开罗很远，因此都在本部队军营中进行阅兵演练。第333炮兵旅驻扎在开罗郊区，由于近，且阅兵场场地大，因此，该旅的受阅部队从9月24日起便开始在阅兵场上演练。

哈利德上尉率领部队，经过检阅台区时，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检阅台。检阅台上空无一人，只有几个卫兵把守着检阅台的入口和出口，禁止人们进入，守卫

不是很严。他目测了一下阅兵部队行进的路线与检阅台的距离，脑子里考虑着怎样实施“葡萄集团”领导人布置的行动计划。

根据现场观察，他发现，如果他一个人对萨达特总统站立的位置进行袭击，那么仅需要两个或三个助手。因为阅兵部队行进路线与检阅台之间仅30米左右，很利于实施袭击。当然，要完成行动计划，首先需要突击队员们勇敢，不怕死。因为行动之后，子弹打光了，突击队员或者当场被卫兵击毙，或者当场被俘，逃出戒备森严的阅兵场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他自己来说，他自从参加了“葡萄集团”之后，就决心为伊斯兰教献身，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是，助手呢？他们是否也会像他一样，以身殉教？

阅兵演练结束后，哈利德上尉回到军营，脱下军装，换上便服，便请假离开了营房。这天是周末，他像以往一样来到姐姐家，同母亲和姐姐一起吃了晚饭。此后推说疲劳，便一个人回到屋里，躺在床上，陷入长时间的深思。

次日是9月25日，星期五，哈里德上尉在姐姐家考虑了一天，晚上7时整，他独自一人出了家门，向市区走去。

他来到约定地点——一个书店门口，左右环视了一下，见身后无人跟踪，便推门进去了。这是他那个“葡萄集团”领导人阿卜杜·萨拉姆·法杰指定的接头地点。房主是阿卜杜的朋友。近来，阿卜杜一直未回家，就住在这位朋友家。

见到哈利德，阿卜杜很高兴，立即从床上起身，招呼他坐下。

“腿怎么了？”哈利德见阿卜杜小腿上打着石膏，忙关心地问。

“嗨，我获悉他们9月3日逮捕我，因此，提前逃了出来。路上摔断了小腿，没什么！”阿卜杜满不在乎地说。

“我已正式接到命令，参加10月6日的阅兵式！”哈利德赶忙汇报。

“好！那么，就准备行动吧！”

“我已经对阅兵场进行了实地侦查，制定了具体的行动方案！”

“好，讲一讲吧！”

哈里德上尉讲完自己的具体行动方案后，两个人就在一起，仔细研究了方案的细节。此后，哈里德提出两个要求：（1）请“葡萄集团”领导人研究这个方案，并呈报“赎罪和迁移组织”领导人，制定配合计划。（2）请“葡萄集团”领导人选派两至三名可靠的助手，同他一起行动。

事实上，阿卜杜才是这次行动计划的制定者和组织者。他不仅是这个“葡萄集团”的领导人，而且在“赎罪和迁移组织”中还担负其他的工作。不过，由于内部纪律，他从来没有对属下透露过。但阿卜杜自己最清楚，他在组织内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因为他著有一批宗教理论著作，如《阿布·艾尔阿拉·艾尔毛杜

迪》。此书是巴基斯坦著名宗教领袖阿布·艾尔阿拉的传记，记述了他从事宗教活动的一生。阿尤布·汗将军执政期间（1958—1969年），他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但是，他在伊斯兰世界的支持者们以及部分阿拉伯国家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迫使巴基斯坦政府将死刑改为无期徒刑。此后，由于各方营救，他终于获释出狱。几年前在家中逝世。他的坟墓已成为各地伊斯兰极端激进分子者崇拜的地方。在此书中，阿布杜将阿布·艾尔阿拉的宗教思想归纳为伊斯兰活动的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软弱阶段，即伊斯兰社会处于一种统治力量的控制下，在这种情况下，虔诚的教徒应该远离这个令人不满意且无力改变的社会，脱离其腐蚀，采取潜伏、保存力量的策略。第二阶段是圣战阶段，要采取行动，创造一个新社会的核心，努力完善自己的力量，最后推翻叛教者的王国。

这两个阶段论，就是埃及“赎罪和迁移组织”所属集团在思想和行动上遵循的原则。

1974年，他们根据这个原则，绑架并杀害了埃及宗教部长穆罕默德·扎赫比。因为他们认为，埃及已进入“圣战”阶段，故所有不按真主旨意办事的领导人都应处死。只有这样，伊斯兰教的信仰、教义才能得到普及，真理和公正才能出现于社会。

由于深受阿布·艾尔阿拉宗教思想的影响，1980年，阿卜杜27岁大学毕业后，虽然当了电气工程师，但他却开始写自己的专著，不久便写出了《看不见的仪式》一书。他在书中引证著名宗教人士伊·泰米雅的话，论证了“圣战”的观点，提出“残暴的统治者统治着社会，像一条鱼，从头到尾全部腐烂”。因此，“圣战”要从头到尾，消灭这条腐烂的鱼，将伊斯兰教法典作为社会生活的法律，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

这本一百页左右的书写成后，阿卜杜在艾姆巴巴的一个小印刷厂印了500册。但是，该“葡萄集团”军事领导人哈桑·扎姆尔·法杰中校却不同意他发行此书。理由是，在埃及当前的情况下，发行此书不仅难以传播圣战思想，推动圣战潮流，反而会引起官方注意，引起组织的暴露。

对扎姆尔，阿卜杜是十分尊重的。扎姆尔认为，当前的圣战运动，应该在既不宣布其存在又不宣布其计划的状态下持续地秘密地进行，以便能够突然夺取政权。最后阿卜杜同意了扎姆尔的劝告，中止发行此书。故此书只发行了60册，余下的书全烧了。而发行的60本书中，哈利德·伊斯拉姆布利上尉拿到了一本。

哈利德上尉认识阿卜杜的时间不算长。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1980年的夏季。当时，哈利德上尉准备结婚，在开罗市各区找房子。他先在军营附近的新埃及区看中了一套住宅，这里距他姐姐家很近，不过房租太贵，他租不起，只好作罢。

为了找到便宜的住房，他来到开罗的贫民区。一天，他听说布拉克达克罗尔区新建了一批住宅，价格不贵，他便来到这个区。但找了半天，还没找到新房的地点。这时礼拜的时间到了。他虽然很累，但由于虔诚，还是走进了附近的一个清真寺。礼拜之后，便坐在那里休息。

当时，阿卜杜也在清真寺内，坐在一群青年中间，讲述自己的宗教思想。哈利德在一旁听到后，也走过去加入了青年的行列。

议论结束后，哈利德上尉十分佩服阿卜杜，便单独同他聊起来。聊了一会儿，哈利德上尉便谈起自己找房子的事，而阿卜杜也知道同他谈话的是埃及军队的一位青年军官，是一个可靠的发展对象。于是，他便主动带哈利德去找房子。这使他们两人不仅结识了，而且建立了私人友谊。此后，哈利德上尉便加入了阿卜杜领导的“葡萄集团”。

25日夜里，阿卜杜和哈利德上尉一直讨论到深夜。最后，阿卜杜批准了哈利德上尉的行动计划。同时表示，将派两至三个助手协助他完成任务。并要他次日见见这几个助手。哈利德高兴地答应了。

26日，哈利德上尉按时来到阿卜杜的朋友家，看到两个青年正在和阿卜杜谈话。他们一见哈利德，立即亲热地上前问好。

哈利德以前没有见过这两个青年，经阿卜杜介绍，才知道，一个青年名叫阿塔·塔伊尔·哈密德·拉希尔，现年27岁，工程学院毕业生，原系预备役军官，后退役从事专业工作。另一个青年名叫侯赛因·阿巴斯·穆罕默德，系武装部队的一名军士，现在民防学校负责轻武器训练。他的枪法很好，曾连续七年获得埃及军队射击比赛第一名。

令哈利德惊讶的是，在短短的24小时内，阿卜杜竟能找来这样两位有特殊军事才能的助手来帮助他执行暗杀萨达特总统的任务。他不知道，阿卜杜是名副其实的“葡萄集团”领导人，他可以在自己的集团内按照不同的任务，找到任何有特殊才能的人。

那家房东是阿卜杜的朋友，名叫阿卜杜·哈密德·阿卜杜阿尔，原来也是武装部队的军官。由于十分虔诚且感到在部队中不便从事圣战工作，便退了役，开设了一个书店，专门出售宗教书籍。他的书店遂成为阿卜杜领导的“葡萄集团”的主要联络站。

互相介绍了之后，阿卜杜宣布开会。哈利德、阿塔和穆罕默德三人马上停止讲话，目光集中在阿卜杜身上。

“这里有一个殉教的任务，你们准备执行吗？”阿卜杜问。

“准备执行！”三个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好，现在分配任务！哈利德，你讲一讲！”

哈利德开始向两位助手讲述自己的行动计划：

“这里是检阅台，汽车上坐着炮营士兵。你们两人要同我一起，以某种身份混进去。先进入受阅部队集结区。受阅部队均发有特别通行证，届时，我会给你们通行证。进入口时，我可以随便讲你们是什么人，要进去找部队。进去之后，我安排你们同第一辆汽车上的炮营士兵坐在一起。汽车到达距检阅台最近处时，你们就开始行动，向萨达特总统开枪射击。射击距离我已看过，仅有30米。你们第一排枪要在汽车上放，此后在冲锋枪火力的掩护下，突然冲上检阅台，在最近的距离内完成任务。你们看，这个计划怎么样？有什么补充吗？”

阿塔和穆罕默德考虑了一会儿，点了点头，表示没有意见。

于是，参加会议的人遂起立，向真主起誓，保守秘密，绝不向任何人透露。此后，众人一起读《古兰经》经文。

临出门前，哈利德叮嘱阿塔和穆罕默德，行动之前刮去胡子，以免引起宪兵的注意。

当然，哈利德上尉还向阿卜杜提出要求，要其提供部分武器弹药。他表示，至少需要四枚手榴弹、一支手枪和部分子弹。因为他清楚，在参加阅兵式之前，所有参阅部队的枪支、火炮、坦克，都不允许携带弹药。在出军营之前，各部队主管都要认真检查。从自己部队偷带弹药，显然是不可能的。这种严格的安全措施已持续了两年。而且，今年的阅兵还增加了新的规定：所有受阅的武器都必须卸去击发装置，步枪、冲锋枪和机枪卸去撞针，火炮、坦克卸去炮门。

对哈利德的要求，阿卜杜同意了。

次日，即9月27日，阿卜杜派手下一名特使，去找他的“朋友们”，要求他们提供哈利德需要的武器和弹药。这些朋友当然全是“赎罪和迁移组织”的老成员。他们根据组织决定，按照软弱阶段中隐蔽、潜伏以保存实力的原则，隐藏起来。有的甚至离开城市到沙漠中去垦荒。他们中的不少人，虽受到警察局便衣人员的监视，行动不便，但是，见到阿卜杜派去的特使后，他们立即从武器弹药秘密仓库中，取出四枚手榴弹，一支手枪和120发子弹，交给特使。特使悄悄上路，很快将武器弹药送到联络站——阿卜杜阿尔书店。

至此，这次行动的一切准备工作已近尾声。于是，“葡萄集团”负责人阿卜杜决定征求一下集团军事负责人扎姆尔中校的意见。

扎姆尔中校是埃及军事情报局的军官。由于他的关系，这个集团内大部分接头地点全选在军事情报局大楼附近的一个清真寺内进行。因为根据扎姆尔中校多年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埃及警方对军事情报局附近的监视要比其他地区的监视